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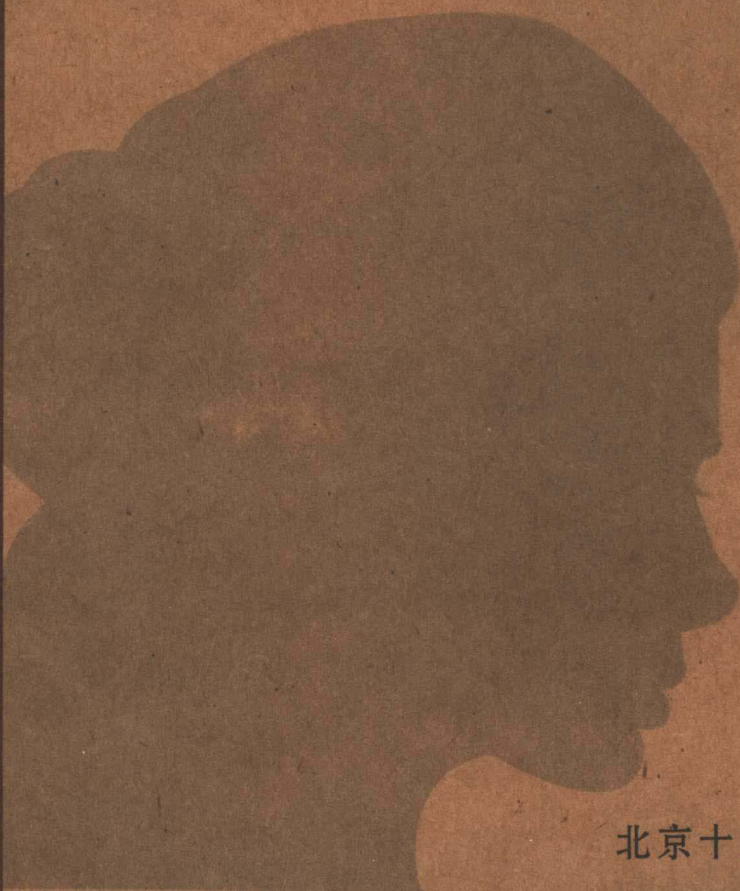
LA DAME
AUX CAMÉLIAS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杨 可 译

伦洋书坊 · 经典 0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杨 可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法)小仲马(Dumas, fils, A.)著;杨可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

(伦洋书坊)

ISBN 7-5302-0468-8

I. 茶… II. ①小… ②杨…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0879号

茶花女

CHA HUA NU

(法)小仲马 著

杨 可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8开本 7 125印张 162 000字

1998年2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02-0468-8

I·474 定价:7.80元

我以为，只有对形形色色的人悉心研究之后，方能塑造出人物，正如只有下苦功学习语言，才能脱口而出一样。

我少不更事，尚未到最佳创作年龄，只好娓娓道来。

不过，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除女主人公外，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都还健在。

况且，我这里收集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皆有人证，倘若我的证据不足，他们可以出面证实。我得天独厚，唯有我才能如实写出，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了解最后的细节。若无这些细节，就无法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完整故事。

那么，就看看我是怎样得知这些细枝末节的吧。

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宣布要拍卖家具和古玩珍宝。这次拍卖是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没有公布死者姓名，但定于16日正午至下午5时在昂坦街9号拍卖。

另外，广告还说，十三、十四两天可以参观物主居室和家具。

我向来爱好收藏珍奇古玩。机不可失，即使不买，至少可以一饱眼福。

第二天，我便来到了昂坦街9号。

时间尚早，但居室里已经有许多人参观了，居然还有不少女的。她们虽然身穿丝绒服装，肩披开司米围巾，门口还有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恭候，但一看到眼前的奢华陈设，还是各个惊讶羡慕不已。

不久，我就明白她们为何感到惊讶和羡慕了，因为我也仔细察看了一番，很快就发现，原来我是在一个高级妓女的家里。有些上流社会的妇女正在那里参观，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吸引上流社会妇女一睹为快的话，那正是高级妓女的内幕。因为平日，这个妓女的车马衣装着实欺人太甚，使得名媛贵妇相形见绌，这个妓女与贵妇一样，在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有自己的包厢，而且就在隔壁，她们恬不知耻地在巴黎招摇过市，卖弄姿色，炫耀首饰，伤风败俗。

住在这的妓女已经死去，于是连最正经的女人也登堂入室了。死神早已净化了这所淫窟糜烂的空气。何况，她们自有托词，如有必要，可说是奔拍卖而来，并不知来的是何人家。她们看了广告，她们想参观广告推销的东西，先来挑选挑选，如此而已；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琳琅满目中寻找这个妓女的生活痕迹，无疑，她们早就听说过关于这个妓女生活的离奇故事。

可惜的是，种种神秘已同女主人一起归天，尽管贵妇们用心极尽良苦，也只能对死者身后拍卖的物品大惊小怪一番，而对女主人一生的卖笑生涯却无从知晓。

不过，倒有东西值得一买。这里的陈设漂亮极了：布尔雕刻^①和玫瑰木^②家具，塞弗尔^③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④的小塑像，以及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应有尽有。

我在屋子里转悠，跟着那些先我而来的好奇的贵妇们走着。她们进入一间悬挂着波斯帷幔的房间。我也正要往里进，她们却立即笑着退了出来，仿佛羞于这新的猎奇。我反而更加迫不及待，想进房间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梳妆室，梳妆用品无奇不有，精致绝伦，死者的奢侈似乎已经登峰造极。

靠墙放着一张大桌子，桌面有三尺宽、六尺长，只见上面奥科克和奥迪奥^⑤制作的奇珍异宝闪闪发光。这里的收藏洋洋大观，上千种首饰器皿非金即银，竟然没有一件是其他的金属制品。这些东西是我们所处居室女主人一类妇女的梳妆洗漱必不可少的。不过，如此可观的收藏只能逐件积少成多，绝非一个情夫所能独自置齐的。

我呢，目睹一个烟花女子的梳洗间，并没有引起反感，不论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致地鉴赏一番。于是我发现，所有这些巧夺天工的精细用品，均刻有各种不同姓氏的开头字母和五花八门的标记。

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一件件都告诉我这个可怜的姑娘有一一次次卖淫行为。我心想，天主对她倒也算宽大，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享尽奢华，带着花容月貌未老先死，——需知人老珠黄是妓女的第一次死亡啊！

的确，还有什么比老于荒淫更惨不忍睹的呢，特别是女人？堕落而老，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得不到任何关心。如此抱恨终生，并非追悔误入歧途，而是后悔当初盘算不周，挥霍金钱，这实在是一件听起来最令人伤心的可悲之事。我认识一个曾经风流一时的女人，风流生活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据她的同代人说，女儿像当年的母亲一样漂亮。然而可怜的女儿从来没有听母亲对她说过“你是我的女儿”，而母亲却硬要女儿为她养老，就像是她把女儿亲手养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叫路易丝，她只好听母亲的话，随便委身于人，没有愿望，没有情爱，没有欢乐，就像人家要她学一种职业，她去干就是了。对淫荡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她从小也就开始淫荡，加上姑娘长期体弱多病，致使辨别善与恶的智慧之光在她心灵中熄灭了。兴许天主早先把这种智慧之光赋予过她，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想到去把这智慧之光拨亮。

我总忘不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几乎每天都在同一个时刻走过大街。她母亲老陪伴着她，就像一个普通的母亲陪伴她普通的女儿那样形影不离。我当时还很年轻，很容易受我们时代的轻佻风气感染。不过我记得，当时看到这种丑恶的监控行为，我打心眼里产生了轻蔑和厌恶。

再说，一个处女的脸上，无论如何不会既流露出如此天真无邪的感情，又现出这般忧郁寡欢的痛苦。

① 布尔（1642—1732年），法国乌木雕刻家，其雕刻家具闻名遐迩。

② 玫瑰木产于巴西，因有玫瑰香而得名。

③ 塞弗尔，法国瓷都。

④ 萨克森，德国瓷都。

⑤ 奥科克和奥迪奥，当时巴黎著名的金银匠，他们制作的金银首饰器皿在宫廷享有盛誉。

这简直就是一尊“忍妇”的头像^①。

一天，这个姑娘突然神采飞扬起来。在她母亲一手包办的皮肉生涯里，她似乎觉得天主已经允许她获得一份幸福了。说到底，天主既然已经把她造就成弱女子，何必还要让她既得承受生活痛苦重压又得不到任何安慰呢？终于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她身上毕竟还有圣洁的东西，顿时高兴得发抖，灵魂有了莫名其妙的寄托。路易丝连忙跑去告诉母亲这个使她欣喜若狂的消息。这真难于启齿，不过，我们不是在这里编造风流韵事，而是讲述一件真人真事。如果认为大可不必时时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诸于世，我们索性闭口岂不更好，何必控告她们，却又不听她们的申诉，蔑视她们，却又不做出审判。我们刚才说过，的确难以启齿。可母亲却回答说，两人已经不太好了，三人恐怕就更不好对付了。更何况，这类孩子完全是累赘，怀胎十月等于浪费工夫。

第二天，一个助产婆，我们权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朋友，来看路易丝，因为路易丝已经卧床几天了。她下床时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更虚弱。

三个月后，一个男人对她表示怜悯，设法对她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治疗。但最后一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由于流产后果严重而死去。

母亲仍然活着，处境如何？天晓得！

当我打量着这一件件银器时，这个故事便不觉又浮现于脑际。也许是陷入沉思的缘故，时间悄然流逝，居室里除了我和一个看守外，竟已空无他人。那个看守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不是要偷点儿什么东西。

我向那位老实人走去，弄得他惴惴不安。

“先生，”我对他说，“请您告诉我原来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好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姓名，也见过她本人。

“怎么！”我对看守说，“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死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有三个星期了吧，我想。”

“那么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家呢？”

“债权人认为，这样可以抬高拍卖价。顾客可以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究竟如何。您知道，这样可以促销。”

“这么说她还欠着债？”

“哦，先生，可多啦！”

“拍卖大概可以抵债吧？”

“有富余。”

“那么，剩下的给谁呢？”

^① 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有一尊皮加勒雕塑的圣母像，一脸逆来顺受的委屈模样，故有“忍妇”之称。

“给她家人。”

“这么说她还有一个家？”

“好像有。”

“谢谢，先生！”

看守终于对我的来意放了心，对我行了礼，我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回家路上我心里寻思，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的世界里，只有身体好才会有朋友。我情不自禁地同情起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来了。

许多人可能对此觉得荒唐可笑，但我对烟花女子一向宽容，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为这种宽容进行争辩。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看见邻近一条街道上有两个宪兵正要把一个姑娘带走。我不知道这个姑娘到底做了什么事，只看见她痛哭流涕，抱着一个仅几个月的孩子，她对孩子亲了又亲，她的被捕迫使母子骨肉分离。打从这一天开始，我再也不会乍看一眼就蔑视一个女人了。

2

拍卖定于16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的间歇，专留给装修工人拆卸帷幔、窗帘等饰物。

此时，我刚旅行归来。很自然，没有人把玛格丽特之死当作一条重大新闻告诉我，——在往常，一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朋友们总会报告一些重大新闻的。玛格丽特姿色俏丽，然而，这类女人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沸沸扬扬，死后也就越变得无声无息。这就好比一些明星，升起和陨落一样，都暗淡无光。她们一死，若兰摧玉折，她们的所有情人都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个名妓的所有情人几乎都亲密无间。提起她的往事，你一言我一语几多回味，然后各奔东西照旧生活下去，丝毫不受噩耗的干扰，甚至不肯洒一滴眼泪。

如今，人到25岁年纪，眼泪成了稀罕之物，不会随便赐予女人。只有对花钱养育自己的父母才肯哭出几声，作为对他们付出代价的回报。

至于我，尽管玛格丽特的用品没有一件刻有我的姓氏标记，但是我刚才承认的那种本能的宽容和天生的同情心，使得我对她的死久久难以忘怀，也许她本来并不值得我如此怀念。

我记得当时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见玛格丽特，她每天都来这里，乘坐一辆蓝色四轮轿式小马车，由两匹枣红马拉着，我发现她身上有一种她那类女人少有的非凡气质，使她那本来无与伦比的美貌更添高贵。

这些不幸的尤物出门，总有什么人陪伴。

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把自己和她们的夜夜欢爱公诸于众，但她们又害怕孤独，因此她们出门总带着女伴。有的女伴处境更为不幸，没有自己的马车，有些还人老珠黄，无论如何也难再显花容。而若要知道她们所陪伴的女主人的任何底细，尽管大胆向女伴们打听就是了。

玛格丽特却与众不同。她总是独自坐着马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尽量不惹人注意。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围巾，夏天穿着朴素的长裙。尽管她喜欢在这里散步，经常会遇见一些熟人，她也只是偶尔对他们莞尔一笑，这种微笑只有熟人才能觉察，也许只有公爵夫人才有这样的笑容。

她不像她的同行那样，经常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口之间溜达。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布洛涅园林^①。在那里，她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她的马车，快马加鞭赶回家里。

此情此景，有几次我亲眼所见，如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惋惜这个姑娘，葬玉埋香，如同惋惜一件艺术精品毁于一旦。

啊，玛格丽特美貌倾城，举世无双。

她身材修长苗条，甚至有点弱不禁风。但她才艺高妙绝伦，只要在衣饰上稍加装点，就会把天然造化一时的疏忽弥补得天衣无缝。她的开司米围巾长角点地，两边露出丝绸长裙宽阔的镶边。厚厚的手笼掩藏着双手，紧贴在胸前，四周布满了精妙无比的皱褶。即使用吹毛求疵的眼光来打量她，她浑身的曲线也无可挑剔。

她的头发样式美极了，平添了几分俊俏。她的头小玲珑，正如缪塞^②所说，她母亲有意生出这个模样，便于精心打扮。

一张鹅蛋脸，魅力难以形容。只见上面嵌着一双黑眼睛，天然浑成的弯弯眉黛，宛若描画出来似的；当眼帘低垂时，长长的眼睫毛掩蔽着眼睛，在粉面香腮上投下些许的阴影；鼻子纤巧，笔直，富有灵气，鼻翼微鼓，仿佛对艳情生活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嘴巴端正，微启双唇莞尔一笑时，露出一口乳白色的牙齿；皮肤上绒毛泛着色泽，宛如尚未被人手触摸过的鲜桃。至此，您对这张迷人的脸蛋大概就有一个整体印象了吧。

她的秀发像墨玉一般乌黑发亮，呈波浪状卷曲，不知天生如此还是加工而成，在额前分梳成两大绺往脑后梳去，露出耳垂，上面两个宝石耳环熠熠生辉，每一枚钻石价值四五千法郎。

玛格丽特生活放纵，热闹得如火如荼，何以脸上写尽处女神态，甚至带有天真幼稚的特征呢？这真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自己的画像，妙不可言，出自维达尔^③之手，也只有他的画笔才能把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她死后，这幅肖像在我手里掌握了几天，它画得如此逼真，实

① 布洛涅园林在巴黎近郊，是当时上流社会游乐小憩之地。

② 缪塞（1810—1857年），法国浪漫派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

③ 维达尔（1811—1887年），法国著名肖像画家，在第三帝国时期，常为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画像。

在令人叹为观止，甚至为我提供了不少细节，连我的记忆力也望尘莫及。

这一章叙述的细枝末节，有些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不妨赶紧写出来，以免开始讲述这个女子的轶事时再旧话重提。

以前，每逢剧场首演，玛格丽特场场必到，她总是在剧场或舞场欢度良宵。只要有新剧目上演，必可在剧场看见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而且老爱放在底层包厢前栏杆上：一副剧场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

她带的茶花，一个月中有 25 天是白的，5 天是红的。她的茶花颜色为什么如此变化，人们始终莫名其妙。我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却同样无法做出解释。她常去的那些剧院的老观众以及她的朋友们跟我一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除了茶花外，没有人看见她带过别的什么花。因此，在她的固定购花店巴尔荣夫人那里，人们终于给她取了个“茶花女”的绰号。从此这个绰号就与她荣辱与共了。

除此之外，和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也知道玛格丽特曾是一些风流倜傥的年轻人的情妇。她直言不讳，他们也得意洋洋，可见情夫情妇彼此还都满意。

不过，据说从巴涅尔^①旅行回来后，曾经有三年左右时间她只同一个外国老公爵^②一起生活。老公爵家资万贯，想方设法使她摆脱过去的生活，而且她似乎也心甘情愿地顺从了。

关于这件事，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 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异常虚弱，与过去相比可谓判若二人，变化太大了，医生们不得不劝她去温泉疗养，于是她才动身到巴涅尔去。

那儿的病人之中，就有那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与玛格丽特得的是同样的病，就连长相也极相似，以致人们以为她们是一对姐妹。只是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第三期，玛格丽特刚到疗养院没几天，公爵小姐就离开了人世。

就像一般人舍不得立刻离开埋葬着至爱亲人之地那样，公爵也仍然留在巴涅尔。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弯处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见自己女儿的影子从眼前晃过，他便上前抓住她的双手，抱着她痛哭起来。他不问她究竟是谁，只恳求她允许他看望她，允许他像爱他已死的女儿那样去爱她。

玛格丽特在巴涅尔只带侍女相随，况且这事对她来说，也没有任何身败名裂之虞，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也有些人认识她，他们专程来拜访公爵，把戈蒂埃小姐的真实身份坦诚相告。对老人来说，这不啻是一种重大打击，因为这样就无从与女儿相比。但木已成舟，悔之已晚。这个年轻女子已经成为了他心灵的一种需要，成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借口和唯一理由。

他对玛格丽特没有丝毫的指责，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问她能否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作为回报，他愿意补偿她做出的牺牲，他可以有求必应。她答应了。

① 巴涅尔位于比利牛斯山区，是法国温泉疗养胜地。

② 即德·斯塔凯贝格公爵，曾任俄国驻维也纳大使。

应当指出，此时此刻，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正在生病。她觉得，过去的生活是她患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迷信的想法，她希望天主会因为她的悔改和皈依而让她留住美貌和健康。

果然，温泉浴、散步、自然的劳累和睡眠，使她在夏末秋初时节差不多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他像在巴涅尔一样，经常来看望她。

她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旁观者既不明真相，也不知动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本来就腰缠万贯而著称，如今又以挥金如土而闻名了。

老公爵与年轻女人纠缠在一起，都说是好色贪淫所致，富贵老头爱风流呗！人们胡乱猜疑，就是弄不清事情的原委。

但是，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的感情有极其圣洁的原因，在他看来，除了与她心心相印外，任何其他关系都意味着乱伦，他从来没有对她说一句作为女儿不该听的话。

我们决不想把我们的女主人公弄得面目全非。我们只是说，只要她仍然待在巴涅尔，她对公爵的承诺并不难遵守，而且她已经说到做到了。然而，由于姑娘过惯了放荡生活，夜夜歌舞，天天酒色，一旦回到巴黎，似乎又不甘寂寞起来。即使老公爵定期来访，暂得排遣，但她总感到心烦得要死，往昔红红火火的气氛总是回荡在她的脑海和心田。

还得补充一句，玛格丽特此次旅行归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漂亮了。她年方二十，疾病已得到控制，但并没有根除，这继续激发她狂热的情欲，——有肺病的人情欲往往特别旺盛。

公爵有一天感到非常痛苦，他的朋友们跑来告诉他并向他证实说，玛格丽特算准他不会来看望她的时候，便接待了别的客人，他们到她那儿直到第二天才出来。其实，这些朋友们本来就认为，公爵与这位年轻女郎来往有损声誉，便不断监视她的行动，存心要抓住她的丑事。

玛格丽特受到了盘问，她向公爵承认了一切。她对他开诚布公，劝他不要再关心她，因为她觉得自己已无力信守诺言，不愿意再接受一个受她欺骗的男人的恩惠。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也只能这么做了。然而到第八天，公爵又去求玛格丽特继续同他来往，并答应她说，只要他能来看她，她可以为所欲为，还向她发誓说，即使他因此呜呼哀哉了，他也对她毫无怨言。

这就是玛格丽特返回巴黎三个月后，也就是1842年11月或12月发生的事情。

16日，下午1点钟，我来到昂坦街。

车过大门就听到拍卖人的喊叫声。

居室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只见那里花都名妓云集，几个名门贵妇正在偷偷地打量着她们。贵妇们再次借口参加拍卖而来，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名妓们看个仔细。贵妇们与妓女们平时绝无机会聚集在一起，她们兴许暗地里羡慕这些妓女可以随便寻欢作乐呢。

德·F公爵夫人与A小姐擦肩而过，而A小姐是现代妓女中最不走运的薄命红颜之一。德·T侯爵夫人正在犹豫，她要买的一件家具不断被D夫人哄抬着价格，而D夫人是当今红得发紫的风流荡妇；德·Y公爵，在马德里传说他在巴黎破了产，在巴黎则传说他在马德里破了产，而实际上，他连每年的年金收入都花不完。此公同M夫人侃侃而谈时，又同N夫人眉来眼去。要知道M夫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她总想把自己说的故事不断地记下来，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而N夫人则是香榭丽舍大街上好溜达的大美人，总爱穿粉红色或天蓝色的衣裙，坐在自己的车上信马由缰，拉车的两匹高头黑马是托尼^①出价1万法郎卖给她的，她竟照付不误；最后还有R小姐，她全凭自己的聪明才得以安身立命，使那些靠嫁妆招摇过市的上流社会妇女相形见绌，更使那些靠情场得意的其他女人望尘莫及，她大冷天里赶来买点东西，朝她看的人也为数不少。

沙龙里熙熙攘攘，我们还可以一一列出他们的姓氏，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竟然会在这里厮混一堂，但我担心这样会引起读者的厌烦。

只说一句话，当时大家兴高采烈，在场的女人有许多都认识死者，可她们似乎都把她忘了。

人们大声说笑着；拍卖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商人们早就占据了拍卖桌前的板凳，极力要让大家安静下来，好安安稳稳地谈生意，但没人理睬。从来没见过这般杂乱无序、吵吵嚷嚷的局面。

我顾不得体面，悄悄溜进了这些令人伤心的嘈杂的乌合之众当中。心想，此情此景，竟就发生在那可怜的尤物咽气的卧室近旁，人们公然拍卖家具来偿付她的债务。与其说我来买东西，不如说是来察看究竟。我瞧着一个个拍卖商的面孔，每当一件物品叫出意料不到的高价时，他们就喜笑颜开，心花怒放。

如此正人君子们！正是他们在这个女人的卖笑生涯中进行过投机买卖，正是他们在她身上赚取了百分之百的利润，正是他们拿着印花借据在她临终时仍然逼债不休，正是他们浑水摸鱼，她一死就来收取冠冕堂皇的账款和卑鄙无耻的高额利息。

古人云：商人和盗贼同信一个天主，说得何等透彻！

长裙、开司米围巾、首饰一卖而空，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没有一件适合我的需要，我一直等待着。

突然，我听到高喊：“一卷书，精装本，烫金边的，书名是：《曼依·莱斯戈》^②，扉页上还有题词呀，10法郎。”

“12。”冷场好长时间后，才有一个人开口。

“15。”我说。

^① 当时巴黎著名的大马商，在他的马场里还可买到豪华轿式马车。

^② 《曼依·莱斯戈》：18世纪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父（1697—1763年）写的通俗言情小说。

为什么？我也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有人题字吧。

“15。”拍卖人又叫了一遍。

“30。”第一个抬价的人又叫了起来，听口气似乎不容别人再加价。

这下变成了一场争夺战。

“35！”我也用同样的口气叫道。

“40。”

“50。”

“60。”

“100。”

我承认，如果我是在施加影响的话，那么我已经达到了目的。因为在竞价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我，想知道这位先生究竟是何等人物，他好像非弄到这部书不肯罢休。

看来，我最后一次开价的语气把我的那位竞争对手给镇住了，他还是退出战斗为妙，殊不知这场角逐竟使我花费了10倍于原价的钱才得到这部书。只见他对我欠身致意，虽然迟了一点，但到底彬彬有礼地对我说：“我让了，先生。”

没有任何人再抬价，书就被裁定归我所买了。

我唯恐再一次掀起逞强的角逐，我的自尊心很可能不甘示弱，可我却囊中羞涩。因此我让记下我的名字，把书放在一边，就下了楼。我只好让那些目击者胡猜乱想了。他们肯定会问我花100法郎来买这部书目的何在，其实最多只要花10或15法郎就到处可以买到。

1个小时后，我派人把我买的书取回。

赠书人在扉页上用羽毛笔写着字迹秀丽的题词。题词只有这么几个字：

曼依对玛格丽特

无地自容

署名是：阿尔芒·迪瓦尔。

“无地自容”是什么意思？

按照阿尔芒·迪瓦尔先生的看法，岂不是说要曼依承认玛格丽特在生活放荡方面或在内心世界方面比自己高出一筹？

内心世界的解释最为贴切，因为人们对放荡生活的理解只能是直率的放肆，不管玛格丽特如何自惭形秽，也是无法接受的。

我又出门去了，直到晚上睡觉时才顾及这本书。

当然，《曼依·莱斯戈》是一部动人的故事，书中的每一个情节我都了如指掌，即使如此，每当我拿起这部书，还是总感到情有独钟，百读不厌。我打开书本，再一次与普雷沃神父笔下的女主人公生活在一起。哦，这个女主人公描写得那么逼真，我们似曾相识。在新的情况下，把她与玛格丽特进行一番比较，这种阅读不禁对我产生了一种意外的吸引力，出于对这个可怜姑娘的怜悯，甚至可以说是爱慕，我对她越发同情了，我

手头的这部书，就是从她那里得到的遗物。不错，曼依是死在荒漠里，但她毕竟死在爱她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男人的怀抱里。曼依死后，他为她挖了一个墓穴，泪水洒在她的尸体上，并把自己的心同她一起埋葬。而玛格丽特呢，她像曼依一样是个有罪之人，也许像她一样已经改邪归正了，但想必大家相信我亲眼所见，她是死在奢侈豪华之中，死在她往昔的温床之上，然而她是死在心灵的荒漠之中，而且这片荒漠比埋葬曼依的沙漠更干燥，更广阔，更无情。

我的几个朋友了解玛格丽特的临终情况，他们告诉我，在玛格丽特漫长而痛苦的两个月病危期间，的确没有看见谁到床边给她一点真正的安慰。

于是，我从曼依和玛格丽特转而想到我认识的一个个女人，我看见她们唱着歌走向死亡，最终的命运大同小异。

可怜的女人们！如果说爱她们是一种错误，那么至少应该同情她们。您可以同情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的瞎子，同情从来没有听过大自然谐音的聋子，同情无法表达心灵之声的哑巴，但您却以假惺惺的廉耻为借口，不肯同情这种心灵上的失明，这种灵魂上的失聪，这种良知上的失音。而正是这种心灵上的残疾迫使那个受痛苦煎熬的不幸女子发疯，使她不曾觉悟，看不到善良，听不到天主的劝导，说不出爱情和信仰的纯洁语言。

雨果塑造了玛里翁·德洛尔姆；缪塞塑造了贝尔娜蕾特；大仲马塑造了费尔南特。^①历代的思想家和诗人对烟花女子都寄予深切的同情。有时候，甚至会有一个伟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爱情乃至姓名为她们恢复名誉。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在属于我的读者中间，也许有许多人已经准备抛弃这本书，生怕这本书通篇为邪恶和淫荡辩护，而作者的年龄无疑更让人产生这种恐惧^②。但愿有这种想法的人能够放心，不妨继续往下读，大可不必担心不堪入目。

其实，我只信奉这样一个原则：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女人，天主几乎总是提供两条道路引导她从善，这两条路就是痛苦和爱情。两条路都很艰难，跋涉在这两条路上的女子，往往双脚鲜血淋漓，双手开裂，但与此同时，她们罪恶的盛装也全被沿途的荆棘剥落个干净精光，赤身裸体到达终点，在天主面前一丝不挂，人家是不必脸红的。

人们遇到这样勇敢跋涉的女子应当给予支持，并且公开承认与她们有过交往，向众人宣布就是指明道路。

这当然不是在人生道路的入口处简单地插上两块路牌：一块是指路牌，写着“善之路”；一块是警告牌，写着“恶之路”；并对来说一声“选择吧”就算了事。而应当像基督那样指明出路，把那些受到周围环境诱惑的人从第二条路引向第一条路。所指引的路切不可一开头就叫人过于难受，也不能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基督教育浪子回头的精辟寓言就是劝告我们要慈善和宽容。耶稣对那些受情欲伤害的生灵充满了爱，并善于从伤口中提取能愈合伤口的香膏，用来包扎原来的伤口。因此，

① 这是指法国19世纪三位大作家笔下的三个妓女。

② 当时作者风流年少，年仅21岁。

他对玛德莱娜说：“你将得到宽恕，因为你付出了许多爱。”^① 这种崇高的宽恕想必可以唤醒一种崇高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比基督更严厉呢？为什么我们要随波逐流，抛弃那些伤口流血的灵魂呢？这个世界冷酷无情，是要让人们相信它强大，我们也就一个心眼儿地认同了世俗的看法。其实，伤口里流出血，就像病人排除污血一样，清除了过去的罪恶，同时他们在一心等待着一只友爱的手来包扎他们的伤口，治愈他们心灵的创伤。这里，我有话要说，对我的同代人说，对那些庆幸伏尔泰理论已经过时的人说，对那些同我有共识的人说，15年来，人道精神已经大有长进了。关于善与恶已有公论，信仰已经重新得到确立，我们又恢复了对神圣事物的尊重，即使世界并不见得十全十美，但至少比过去好了。所有理智的人们都朝着同样的目标努力，而一切伟大的意志都遵从同样的原则：我们要善良，我们要朝气蓬勃，我们要真实！邪恶只不过是一种虚荣，让我们为善良而感到骄傲，我们切不可悲观失望。我们切不可蔑视非亲非故的女人，虽然她们既不是母亲和姐妹，又不是女儿和妻子。我们不要降低对家庭的尊重，缩小对自私的宽容。既然上天喜欢一个忏悔的罪人胜过一百个不曾犯罪的规矩人，我们就尽量让上天高兴吧，上天会给我们更多回报的。让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留下我们的宽容，宽容那些被人欲断送了前程的人们，也许一种神圣的希望可以拯救他们。就像那些善良的老太婆劝人用药时所说的：即使吃了好不了，但也吃不坏呀！

诚然，想从所描写的小题材中得出大结论，对于我简直是胆大妄为。不过，我相信这样的说法：一切都在小中见。孩子虽小，但却是未来的大人；脑袋虽小，但却蕴藏着思想；眼睛不过一小点儿，却可以饱览无限风光。

4

两天后，拍卖全部结束。此次收入达15万法郎。

债主们从中瓜分了三分之二，其余由家人继承，家人包括一个姐姐和一个外甥。

代理人写信通知她的姐姐继承了5万法郎的遗产，这位姐姐竟瞪着大眼莫名其妙。

这个年轻女人已经有六七年没有看见自己的妹妹了。有一天她妹妹突然失踪，此后，无论是她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打探到她妹妹的任何踪迹。

接到通知她连忙赶到巴黎。那些认识玛格丽特的人各个惊讶不已，因为他们看到玛格丽特唯一的继承人竟然是一个美丽的乡下胖姑娘。她到巴黎之前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村子。

^① 见《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第47节。

她一下子发了大财，但却弄不明白这笔意外之财是从哪儿流进她家的。

有人告诉我，她回到乡下，为妹妹的死感到十分悲伤，不过她把所得遗产以四厘五的利息存起来，总算得到了补偿。

在巴黎这座丑闻迭出的城市里，上述种种风言风语开始渐渐被人遗忘了，就连我亲自经历的事情也差不多淡忘了。就在这时，又冒出了一件新的事情，使我得以了解玛格丽特全部的身世，并且了解到了一些极其动人的细节，我不由得想把这段故事写出来，于是我便下笔了。

那套房子的家具变卖一空后，便又重新出租。三四天过后的一个早上，有人拉响我的门铃。

我的仆人，就是兼做仆人的看门人，出去开了门，交给我一张名片，说来客想和我谈谈。

我看了一下名片，只见上面写着：阿尔芒·迪瓦尔

我琢磨我在哪儿见过这姓名，顿时想起是在《曼依·莱斯戈》这部书的扉页上。

赠此书给玛格丽特的人见我意欲何为？我立刻请来客进来。

原来是一个年轻人，金黄头发，身材高大，脸色苍白，一身行装似乎已经穿了好几天，甚至到了巴黎也顾不得刷一下，因为衣服上布满灰尘。

迪瓦尔先生内心异常激动，而且丝毫不加掩饰，他泪眼汪汪，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先生，请您原谅我冒昧造访，衣冠不整。不过年轻人之间可以随便一些吧，我真想今天见到您，我甚至顾不得先到旅馆，尽管我已经让人把行李送到了那里。我匆匆忙忙赶来，虽说时间还很早，但还是担心见不着您。”

我请迪瓦尔先生在炉火边坐下。他坐了下来，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捂了捂脸。

“您大概不明白，”他唉声叹气地接着说，“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这种时刻，穿着这样一身衣服，贸然造访，而且哭成这般模样，您会以为究竟有什么事求您。说来很简单，先生，请您帮个大忙。”

“请说，先生，我会尽力而为。”

“您参加了玛格丽特·戈蒂埃的遗物拍卖是吧？”

说着，年轻人本来已经克制了的激动情绪反而变本加厉起来，他不得不用双手捂住眼睛。

“您一定觉得我很可笑，”他又说，“再次请您原谅我这副模样，相信我吧，您肯耐心听我说话，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先生，”我回答他说，“如果我能帮上您的忙，缓解一点儿您的痛苦，那就请快告诉我，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您会感到我是一个乐意为您效劳的人。”

迪瓦尔的痛苦的确令人同情，我情不自禁想为他排忧解难。

于是他对我说：“在玛格丽特财产拍卖会上，您买了点东西吧？”

“是的，先生，一部书。”

“《曼依·莱斯戈》？”

“正是。”

“这本书还在您这里吗？”

“在我的卧室里。”

阿尔芒·迪瓦尔听到这个消息，如释重负，立即向我致谢，似乎我保存着这本书就已经算帮了他的一个大忙。

于是我起身走进卧室，把那本书拿来交给了他。

“就是这本，”他说，看了看扉页上的题词就翻了起来，“就是这本。”说着，两颗硕大的泪珠滴落在书页上。

“那么，先生，”他抬头对我说，再也不想对我掩饰他刚才哭过，而且仍然想哭，“您很看重这本书吧？”

“为什么这么问，先生？”

“因为我来是想请求您把它让给我。”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我顺便说，“是否是您把它赠送给玛格丽特·戈蒂埃的？”

“正是我。”

“这本书是属于您的，先生，拿回去吧，我很高兴能书还原主。”

“不过，”迪瓦尔先生又说，感到有点难为情，“起码我得把您付的书款还给您吧。”

“请允许我把它赠送给您吧。在如此规模的拍卖会上，一部书钱微不足道，我都记不得我付了多少钱了。”

“您花了100法郎。”

“不错，”轮到我不好意思了，“您怎么知道的？”

“这很简单。我本来想及时赶到巴黎参加玛格丽特遗物拍卖，可我今天早上才赶到。我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一件她的遗物，我就赶到拍卖估价人那儿，请他允许我查阅出售物品的清单和买主的名单。我看到这部书是被您买去的，就决意请您忍痛割爱，尽管您出如此高价使我感到担心，您亲自买下这本书怕是有纪念意义。”

如此说来，阿尔芒显然担心我与玛格丽特的交往恐怕并不亚于他与她的交情。

我连忙请他放心。

“我只不过见过戈蒂埃小姐几面而已，”我对他说，“我对她的死与年轻人对他赏心悦目的漂亮女人去世的感受没有什么两样。我只想在她的遗物拍卖时买点东西，居然硬着头皮抬高了这部书的售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心血来潮，故意激怒一位先生，因为他不甘示弱，似乎故意向我挑战，志在必得。我对您再说一遍，先生，这部书归您处置，再次请您接受。您从我手里得到这本书，怎能让您像我从拍卖人那里买到它那样，何况它有益于我们之间继续交往，保持联系。”

“太好了，先生，”阿尔芒伸出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接受了，我一辈子都会感激您！”

我真想向阿尔芒打听有关玛格丽特的情况，因为书上的题词，年轻人的远道而来，他的求书心切，都刺激着我的好奇心。但我又担心，如果向来访者询问情况，那么我不收他的钱显得是为了有权干预他的私事。

他似乎猜中了我的心思，因此对我说：“您读过这本书吧？”

“一页不落。”

“您对我写的两行字有何感想？”

“一目了然。在您眼里，您赠书的那位姑娘非同寻常，因为我不愿意把这两行题词看作俗套的恭维。”

“正是如此，先生。这姑娘是一个天使。您瞧，”他对我说，“看看这封信。”
于是他递给我一封信，看样子他已经反复读过好几遍了。

我打开信，只见上面这样写着：

我亲爱的阿尔芒，收到您的来信，您仍然那样善良，为此我要感谢天主。是的，我的朋友，我病了，而且是不治之症。然而您却依然愿意关心我，我的病痛顿时减轻了许多。我肯定活不长了，没有福分握一下写信人的手。我刚刚收到这封美好的信，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医治我的病，那就是信里的话。我见不到您了，因为我死在旦夕，而您却离我千里之外。可怜的朋友！您往日的玛格丽特已经面目全非了，与其看到她现在的模样，还不如不看更好些。您问我是否原谅您？哦！诚心诚意，朋友，因为您对我的有意伤害只能证明您对我的爱。我卧床已经一个月了，我非常看重您对我的尊重，我因此每天坚持写日记，从我们分手之时开始，一直到我无力握笔为止。

要是您真心关心我，阿尔芒，就到朱利·迪普拉那里去。她会把这本日记交给您。您会在里面读到我们之间所发生事情的原因和我的辩白。朱利对我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到您。收到您的来信，她就在这儿，我们读着信都哭了。

如果到时您无法给我回音，那么，您回到法国后，她负责把这些书信日记交给您。不必感谢我。我每天都要重温一下我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光，感到莫大的快慰，要是您能通过阅读谅解过去的一切，那么，我也就可以不断得到宽慰了。

我本想给您留下一点儿使您能永远思念我的东西，但我家已被全部查封，没有一件是属于我的了。

您明白了吧，我的朋友？我就要死了，我在卧室里，已经听到看守在大厅里行走的脚步声，那是我的债主们派来的，严防有人把东西带走，即使我不死，我也是一无所有了。但愿他们等我断气后再拍卖。

啊！人是多么残酷无情！要不，就是我说错了，原来是天主铁面无私呀！

好吧，亲爱的，您来参加我的财产拍卖吧，您定会买到几件东西。但如果我私下为您留存一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要是被人知道了，他们就可能控告您侵吞查封财产。

多么凄凉的人生！我就要离它而去了。

天主仁慈，但愿他允许我临死前再见您一面！看来是异想天开，永别了，我的朋友！原谅我不能再写下去了，那些说能治好我的病的人老是给我放血，我已精疲力尽，我的手再没有写字的力气了。

玛格丽特·戈蒂埃

的确，最后几个字简直难以辨认。